

集部

滄溟集卷二十六

明 李攀龍 撰

書

答董學士用均

某不佞始偕計來京師即海内諸搢紳君子言文章必言館閣言館閣必言執事未嘗不私竊慕之安得附青雲覯當代之盛也久之乃辱執事三顧某於逆旅之中而不得亟見坐令從游之願沮於出守至今恨之未有

以報此自執事能折節下士而士益以此重執事誦義無窮時顧其何人又至辱所推與謂其文章司馬子長西漢諸名家之流又謂其志行俊偉也其何人而敢處一於此哉徒以在此部時多拓落杜門稍類彊直自遂者爾它實無以自見即不自量有所著述亦復下里自好者為之終未敢齒諸作者之列今不知何以當執事之心且執事以文學親幸之臣而不忘郡縣共理之治是豈獨為愛其也頃當滛潦為沴自京畿千里莩骼蔽

野而禦人白日雖有溝壑子遺又無以佐公家之急而山東道塞使者冠蓋相屬於敝邑卒不能飭厨傳稱其意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其在其上之既無莊助吾丘壽王嘗為侍從之望次之順德又不可施以會稽東郡之政即其摛藻如春華何益於殿最哉誠自知不免於奉職無狀矣莫不楸荒而其拮据為甚官無蓋藏仰給隣國方且奉中丞御史臺德意惟謹而何以策功名之會

大水之後壤土膏麗錫我來牟將受厥明此非所以慰執事隱惻斯人者乎過此以往庶幾藉以喘息云爾某何人至辱執事也

再與董學士份

日某入計執事吐握延之則之邑執事屬且有校士之命而重辱貺某一郡國吏奈何有此於執事焉大者不得一日私竊出門下次者又輒去不得謝無以明執事所禮遇某者然而猶且不亟奉候則某積愆自畏耳不

佞誠自分一邑足矣乃月朔得除目則以某辱令命某何人而有此於阿衡大臣也既以私竊念之其惟執事夙昔薦寵某者無乎不至則伯樂一顧之力耳不然豈其不佞如某而天幸至是乎

報吴文道卿

不佞日與諸生竊論執事命世無疑莫不私心若就見之而鬱鬱至此不理衆口俾有淪沮之嘆命邪不佞領郡趨役為疲饑饉荐臻因之師旅何奉職無狀也廬廣

平嘗扼腕為其語使執事節鉞開府天子何憂邊也知已哉敝邑雖所謂一州如斗大即令無貴容往來猶可閉閤卧則又奈惰氣何哉此其計有以解綬去久矣不然夙夜用勩顧復碌碌不中所期豈成其為報執事

答汪正叔虞部

契濶不奉嗣音今豈胼胝為勞也改歲聞足下在桑乾河時幾不免魚腹之厄巍然以梁上獨存也審是將無令僕病悸乎風塵下走有人乎繆公之側明年上計京

師為十日之飲與足下大攄肝膽解綬去矣其在骨相足下視其情氣淩人豈為暴貴者乎時者易失即足下雖有同室之鬭不可三日不見元美也子相明卿亦諧夙好足下素稱折節何難於遊是酒人哉弟辱有兄弟之好敢重及之郘邸蕭條其於高枕惟日不足主恩不可不知矣餘悠悠無可稱述足下前

與李比部伯承

昔雖薄劣然念足下必要即甚不忘日以元美輩褎然

為文章家稱首某則自不欲伯承出乎其後有以激故人爾若無它也每與元美言何嘗不伯承在口令復慮伯承不安西署急將生議及又不欲伯承暗投以是為切切偲偲其意也尚不以厚哉里閈狂士固不朽為期所不合執事者如此不敢隱矣

與李考功价

某不佞葢自與梁公實為同舍郎即聞南海有執事也日以入計宗子相又亟謂署中有君子愛某者某知其

必執事也乃某僻夫雖郡國下吏乎其在執事矯矯一不羈於世固私竊慕焉幸以辱謁者而復儼然臨之乃某屬駿奔走不得旦夕出左右則安敢不唯其意氣為恃也

答王寧波崇義

某不佞曩與執事分符而出者今且四載矣栖栖風塵中為五斗米罄折道旁孰與執事浩然而歸高卧淄澠之上也

與馬侍御

駑劣二載於兹奉職無狀即幸免紀列其罪已足矣不然置而勿論猶為不屑之誨今何至登之薦章而重以獎命使某慚不敢有終於自棄之心乎無論為九邑爭承一疏貽千百年不報之利使自某以往坐紓拮据之勞為甚盛惠也即所與屬吏未嘗不以禮相假含宏而竢其改過豈為易及哉則某不為不遇矣則某不為不遇矣

報鈞陽馬侍御

某不佞為郡無狀而復以遷去則免於疏列亦已足矣乃執事顧追而奬之以寵於父母之邦其所采稱又皆某片長自信者何至辱知遇如此也亦為我執事激揚百寮不佞有某亦在不遺則凡以剪拂稱佳士者不將以不出其門下為不幸哉

與樊侍御

某狂愚為郡無狀值將上計持者甚急執事數語羣心

沮服既已入覲頑民後言執事大畏其志而反側晏然矣顧猶某所及知者也他如含宏族其改過包荒勸其自成凡使某得以遷而不肖之迹得以掩者豈能萬一盡哉不然擯斥矣又不然不理衆口為累多矣豈其不安其位於前而有今日也某固有不報之德於執事者如此犬馬私情蚤夜戀戀而執事旋役復以某疏之刻中何愛人無已時誰令某追懷往咎抱不測之懼而惴惴幸免以善將來者非執事乎

報賈守準

風雪之夕孟津邸中綈袍戀戀故人者凡耶其數年辱同舍之好察守準者備矣雖德氣素甚高即一言不相應未嘗假顏色也不佞如其狂恣四出顧無異視骨肉此其知遇豈時俗見乎其有心即一值守準哉未嘗不縷縷所為我聞有命者無隱也宦迹不居動輒如新守準寧能捫舌不念其乎以大庇入闈校士且三月惟地之杌隉亦惟其其尚有戒覃懷安堵亦惟其為守準賴

焉

報靳子愚

某不佞既已辱此役於大賢之後矣為德不類以貽前人羞將奚頼焉然而執事晝一示我者昭然在也某豈敢謂終能躬行君子亦惟是識其小者以庶乎寡過為幸爾既蜡則二吏者以執事手書至其方且日夜東望晤言為期以竊寵光百惟面命今豈其不屑而車駕出涇陽屬有它不得輒候道左謹遣二舊暨往御于蜀以

當下惆幸叱之矣

寄宋按察

某不佞辱惟夙誼心竊嚮焉以自淑艾久矣而執事者屬領周大職方于時胡越匪茹簡書可畏而不出帷幄之中談笑以禦外侮天下固想見執事為人也即不取卿貳廟堂之上使四夷惴惴汲長孺之在朝廷而造士蜀中為壯遊耶不佞亦既祗役三秦按壤大邦咫尺德音愈覺形穢矣不知駑惰何以自致惟執事有以教焉

寄邦孝廉

某不佞即雖棲棲不自止然窺於去就之間得足下焉可謂狷介不變塞之士世之君子居則曰吾有未遇耳彼何為逐逐為富貴容也非必膴仕即旦與計偕見有富貴之形已先泊於拮据而執事獨自堅也間有不自制則名為求仙以澹其心如執事者豈不善學原思耶

答南宮楊侍御

曩過單懆屬攬轡境上以存問腆渥寵光載道抵今懸

謝為慼可知不佞杜門伏枕五年於此矣乃見有以才取忌高足如公而沮於無妄之毀者生又安能自謂昔之拂衣非計也

與王中丞廷

某不佞再辱使者下存有致歷焉惟是天道旣變日月遷矣而孤陋未已昔人云門一以杜其可開乎則某之謂哉檠餌自將舊業為廢發春綜理當有以請不復敢以拙為解也恭聞公子先生偕計北上屬且大敷治安

之𦍒以報明主取甲第人將無不曰是中丞之子也以昭濟美而紀世家不已為寵耶某乃有以陳踊躍之心者亦惟是矣

與俞大猷

不佞讀公所遺遼海集者今且三年矣每至登臨大閲諸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遼海與醫無閭越在塞上而公以守臣開幕府其間時時治軍吏張旗鼓耳目所習即安得無令神氣悲壯乎千峰當鏡出萬壑入杯平斯

已五言之佳境至如五路雲霞連海氣千家砧杵奪邊聲孤劍長懸萬里心陰風一望盡胡天令之作者安得多見此句哉即漢省春風知視草庾家明月想登樓其俊逸亦與常柳非伯仲王允寧所論豈或於遼西曲廵方諸絶句有指耶若然固自有縹緲竹枝之響正無害乎總統之才龍蛇之德矣

報亢方伯

不佞之居是邦也大夫之賢者不勝可事也而失計杜

門竄伏草莽妄附不入城府之義遂至使海内一人如我公者亦阻於道左而無以慰干旄之私不佞亦復不獲望見顏色受學清燕徒日就於孤陋奈何免自棄之誚於長者惟是必聞其政竊自淑艾以安堵餘澤而高枕田野此所為賜不可使知之矣不佞日為郎時嘗過殷正甫即相與誦足下以至今日幾二十年嚮往何如不佞業已廢惰輒辱不鄙重所委命不及面謝不敢率爾匐蔔辭極無以揄揚大夫人萬一亦恃有嚮往我公者

三數語其内可藉以起居而已然才已止此幸笑而置焉

與謝九式書

僕也惰夫何足與言詩而辱足下誼甚高即未能一和已又無一介之使稱至意而猶見屬不置重之錦篇經綿繁密直奪七襄之妙者絢然盈目何以得此於執事乎然不佞聞之襲君足下才力可以無遠不造而尤不棄芻蕘之見斯不佞之所有效於左右者也文有所必

不可至語有所必不可强與其竒也寧拙漸近自然斯公輸當巧而不用者也此或有當於足下哉鄙無正以輕車良馬上下九折坂無不極材盡技矣假令改轍乎康衢之間何有於一日千里也然後乃今芻蕘於足下雖謬不恤焉

報楊孝廉

曩不佞叨守貴郡奉職無狀屢搆讒口幾於中傷極賴腹心幸獲無咎至有今役曷維其忘蚤夜以思所為報

稱我足下美意者已成率爾悔何及焉徒有能知足下於形迹之外而不奪於衆論卒相與久要為無失人之誚以遺恨於今日此所不負足下者耳向令郡中無賢不肖皆謂某愛我而國士如足下者無以自見雖崇虚譽何益哉今日而觀足下睠焉東顧儼然以臨敝廬未已也聞謗若自膚受而愬之恐不能家置一喙未已也有可以託不佞者無所不用其極未已也越在數千里之外遣使而問未已也厚矣厚矣此某所愈自慶為無

失人之誚而因以益悔卒爾無及者矣僕辱令役足下所察于時秉銓大夫甚不相能於宗子宗子不安其位之勢久矣豈暇為我謀乎然某自省非劣殊為負乘乃冒進不止延累舊好耳近信老母寢疾乃某復去膝下數千里之外乎而茍祿為也

與楊二守

不佞待罪貴郡數得聞過足下相為之力唯宏未能圖効至今銜馬十年自廢復再慢遊輒作故態深恐長者

薄之姑信所自止耳入賀事竣東還視母計當馳候而
足下翰諭臨寵矣向令婿太學遣寄誥命時得起居五
年於兹不知足下之懸車也幸無恙大才終自有奇遇
如譚公者則足下用其所未盡有日矣此不佞且愕且
喜所扼腕於譚公延攬俊傑之士不忌其多取者也此
公神清性恬動符玅理傾朝注意仰止勲勞旁及玄旨
用助精心裨補深矣足下念之不佞淺夫道聽合契此
公足下因以迭相授受乃所大願不吝土苴以示舊好

跂竦之至

報宋侍御

昔在不佞謬惟附驥兼始視事同舍之雅重辱高誼輩鮮儷焉葢猶及見冢宰許公所試足下奏疏扼腕時事佩佩骨鯁之風以令觀之登臺攬轡澄清西蜀稱名御史惟其有之矣雖不佞自棄越在田間日為壯之與有寵光何可極也

與青州杜使君書

孔邇大政殊切瞻依自棄以來日違長者頃惟干旄之寵儼然辱而臨焉所謂從天而下矣其惟鄙陋仰挹風裁竊幸何如聞公秉筆郡志不佞四境之民也方且庶幾望見制作之盛何乃過聽詢於芻蕘無亦以王公則嘗謬交某而屬非其任所不恤邪然公命之矣謹輯數語以示某雅所願以頌此公於不朽者無由而因以冒僭踰之罪苟堅制作君子之意笑而置之無恨矣若所謂序則無論某不敢以不佞從他郡中奪諸賢大夫君

子權即諸賢大夫君子所為創議興修者志將有在而世家相沿蓄之耳目亦復待此而後發又所謂其事體則然哉愛人以德是所慇於長者其憐察焉王公雄古所著述可收之藝文者似不但所寄二碑矣

報青州杜使君

再辱下存寵光巖穴伏讀郡志厥績卓然一方文獻實公肇造可謂不朽之業千載一時每與聞大政仰止彌殷郡士大夫家傳人誦何以躬逢其盛也不佞如某苟

以塞委命已矣而以厠之方册重惟頫神城記廣齊謳行并蒙謬采以私所好即累全書有所不恤既已形穢然以附青雲之士喜愧交集矣狃於售醜更述爲序厤幾圖報雅意不知其笑而置之也

報顧給事

不佞某在諸生時已知大廷之上有以直言動天下如執事者一人也私竊壯之何爲至今不録乎奉睹疏章首言曠蕩以承天休何大賢愛居之度卒抑邪佞指斥

壬巧又何諤諤國士之風然不知執事論學狀知為廬陵毘陵二君子所自友也出則王臣居則聖修大政方新昭兹求舊安得復謂無得而稱焉而顧少須臾為解乎不佞自棄越在田中念無以承大君子聲氣久矣安得諭及千里之外而寵以紀述以重不習豈謂言公北學所嘗與多齊魯之間之士耶不佞之於論學實不敢知然而論學美名肇禋盛典均之不可不具列而借以答貺命云嫌以孤陋自請寧笑而置之矣執事幸憐察

焉

報劉子威

曩於張仲子帖中睹所摹足下者之跋數語也文翰雖吳人固有乎而此獨不常矣重玩佳集則足下以才自雄潔而彌豐計且欲立埃壒之表坐覽千里不過之勢有裕如焉其於不朽乃稱盛事然體裁各率所自至而風尚不可不一諭蓋曰漢魏以逮六朝皆不可廢惟唐中葉不堪復入耳見誠是也於不佞奚疑哉佳集取材

班馬氣骨卓然古樂府等書興寄不淺固宜一洒凡近動盈尺牘乃旁及章籙靈異自賞不能輒止豈由質之華易而由華之質難耶未聞鑿控九折之坂而失馳康莊者也要之才患不自雄耳以余觀於佳集官知神欲亦在乎熟之而已李朗壯麗相敵唯帝作對必能懸解字為句將句為篇宗古詩樂府小而辨物唐之律絕瑜瑕較然務工所明無渝其似斯藝苑之致矣惟是大方以先固陋敢僣意焉厥因駁示得所適從不勝大願於

足下也以弟婦不淑匍匐跋役浹旬病憊殊稽報使不次所言序文殊纖佳集幸笑而置之矣

報龔懋卿

先别計已甘此寂寥獨奈何朝燕笑於一堂而夕塊若於各天一有欲言誰其為郢人質耶勿謂夙昔之驩呼罵局非數也入夏内屬備所為疾呻吟發屋久之乃定不佞不能一日于城又奈何今歲為田强作解事頗有獲倍諸老農家黍䵒七石酒本是足琴書静好杯勺

之餘攬持小豚犬於膝上嗢籍溺簡不知其不可也克懋視余豈不聖世一逸民之放達者乎八月聞幸太學克懋觀光值茲曠典勉之必捷秋闈南海之羽出疆而後珍勿謂猶吾鄉舉里選也殷必𥨸亦謂克懋廷試褎然為不盡一等者之首以付天官藻鏡愈精矣

答顧天臣書

不佞得望見季狂而披所著述豈不一儼然吳中名家也而生平推重即惟元美一人如所云立言經世力挽

文體不一而置未嘗不纚纚若自誦也即何至如茂秦
生遇不佞不仁之甚也謝之見遇於不佞者季狂所覩
不佞何負生而見謷於諸公乃至事已既白而薄生者
遂以不佞藉口不亦左哉幸而季狂承辱敝邑至今不
佞得藉以居間而自明乃來諭輒恐不佞猶尚以前過
終棄生季狂此其誼豈不甚高然秦使三秦時已許見
諸新鄉從末減矣近復閱其老而愈悖三判其詩筆削
不定何肯更念舊惡也獨以既得茂秦之謗而不佞之

厚益顯季狂居閭之力益不可忘矣

答李伯承書

日聞解郡良久自失奈何伯承亦復坐及也以足下重名無終困理即杜門卒業効不朽一大事因緣又奈何乎伯承辱惠新集洋洋雅音是盈病耳暮春者維我二人握手天門日觀之上信宿道故東望吳門品目中原諸子沾沾自快無已南謁孔林振衣金奏可論昭曠之致伯承能無意哉昨謝與報詩能邀令從遊否

上朱大司空

公既保釐東土有甘棠遺蔭焉而尤急於愛養人才不佞如某自廢之餘人難倡始公蓋謬以蒭非疏之薦章為羣公望使某有終不敢自棄之心以有今命一顧之力豈其微也不然一大中丞所臨豈少諸賢且達焉者而某乃褎然在列此其寵遇何能忘之某幸甚不徒今命而獲出我公門下以耀多士長鳴乎翦祓之德者蓋自歸誠於其所由來非誣矣晚謁復不能繼見重賜使導跬

步鈞慈乃知公之愛養人才既已薦之而又勸之令樂於行以終前誼必効之國豈但吐握之節哉亦惟平成丕績既建百世之利胼胝自慰天下人才幸甚某不勝私願矣

報劉少司馬

某不佞汙不至阿所好惟是朝廷大計其在於今獨倭與虜耳自公一人左顧右眄身掃平而填禦之南北倚重功蓋半天下焉豈其微哉寵光門下之士而某誦義

無窮時也賜示諸疏扼腕狀之三復其文閎廓深遠老成謀國務出萬全所以動輒取効報可相聞其力由是也創舉三章蓋慮或有異見則公之心可易言耶然已辭詳法具足服衆論加以夙望巍然就盛則雖某變莫助之而識者固豫卜公泰山之安與國偕休矣不佞自廢越在田野孔邇干城幸蒙餘庇又奈何不忍一日擁彗之役吹嘘及之不恤自累其明於公卿間何以仰答萬一於是也承命為序拙陋無以奉大典籍候起居云爾

惟左右笑而置焉邊政方殷多祉自慰

報姜中丞

某備員三秦時嘗校王大司成文集睹所致我公浙中書揄揚平倭之役渢渢如也既以扼腕壯之以託於大誼自喜尋乃儼臨東土屬不佞越在田間守其硜硜之好不亟請見長者自處鄙薄至今恨焉然業已自廢殊愧鴻儀之美仰惟不校逌者辱庇起家浙中則我公分臬之地也成法遺愛槃施後賢方具是矣父母之邦莫

尊於大中丞而鄙薄如某敢望顔色然大臣之度浩蕩撫我不可不知也無亦託於大誼且三十載寥寥可念乎至若某之鄙薄斯置之而已

報羅侍御

某不佞十年自廢人斯置之猥以薦疏齒録清朝維時我公望重臺中秉持士論乃某獲與翦祓之末而有今命出按東土儼然辱貺腆恵稠疊遂使不佞挹承風采用慰嚮往之私不勝大願竊以自出門下為幸矣

報鄒督學

不佞越在田間業以自廢十年於兹未嘗敢見長者曩以妻氏之變則執事儼然辱而臨焉乃其獲承顏色賻惠繼之慼念至矣尋以尊庇起家浙中猥賜燕間祖席相命何以有一於執事乎不佞非劣徒益相形耳執事乃復誼超汎愛廣衆之中未嘗不過意私與雖公不言而眄睞可識也褎然文宗世傳道學不佞竊伏淑艾久矣今何幸瞻言自致也

報龔克懋

許殴卿不可謂不知我至其知我而信我懋卿一人耳不佞十年田間如一日懋卿蓋嘗窺我豈有妄意於世也起而應運數之會輒不自量以犬馬未塡溝壑欲復作秦中故態以報舊好倐去倐就三仕三巳如調世然不為造物所覊而行藏天游終焉高引以身寄之即不佞不恤矣所即命駕之浙蓋為當路所以處我者之地小觀後命徵夢卜云爾除目如雨不佞乃在積薪則又

不但尋常視之甚以為陽僑所謂無因至前且然且疑將收將棄久斯玩玩斯置矣而後不佞得以絶類離羣竢諸來者又奈我何不佞難於處以是為豫待也此唯下悃非懋卿知我而信我者不使概聞不佞乃令一以安焉興盡而返耳

報吳道卿先生

某輩自以狂簡睹今之俗郡守不復致士而士亦不復附焉每歎在昔及門之寵曠古一遇矣間聞廣平盧公

拊髀當朝又未嘗不稱述先生命世之才節鉞一方國家何憂邊也此自時輩所推推重先生者不啻其常耳乃前以法家超異取忌羣流不盡所長萬夫失望何也不佞某十年自廢業已削迹乃忽有此小草渡江日不忘作泰中故態歸返田廬不自知其不可者獻歲走謁諸院且圖起居丈下而使者儼然臨況矣惟是長者之請猶限於舍舘之私而寵諭之頒顧早慰乎樞承之願為甚幸乎伏讀寃錄有如天日彼已飛塵笑而置之

耳

報吴濟南

念公不報之德未嘗不欲千里負擔一謁門下也顧以薄羈畏人兩過函丈而不敢入則官之為俗物可知矣雖翁愛我意已及此而示衆以謭劣之形不肖亦不能自逭其罪也然旋役復以疾作未堪摳承不獨薄羈之畏人者抵省百冗愈增惰氣視昔十載偷安不能奮飛矣向見三長兄英才雅質均之大鵬鳳穴之毛無弗五

采桂林之幹動以干霄翁撫之膝下經學相難異聞互發家庭之美堂構之樂快何如也孫輩留神推步餉以珍果使預含餳之慈加於骨肉曷敢忘焉

報孫金吾

不佞蓋猶及見尊翁伯仲之盛則私竊念之大賢疊興當自難乎其為後也乃足下高才復與羣從兄弟嚶鳴聯翩益光來冑則三朝一世家矣直暇詠言輒蒙不鄙洋洋大雅之音乎不佞何幸使聞之令安得其人焉而

晤語一堂之上以是尚友焉未能也

上劉中丞

曩以天不誘衷深獲無禱之罪於大父母至今十年杜門愬艾每一及之汗背無已旋臨東土用秉大憲不即蚖箝重遺腆惠不勝處厚領之赧然承之於官道滕之野始知鈞臺以大中丞入覲遜館自避恐觸斧鉞之威徘徊未即伏謁然自視以溥受責不勇尋亦悔之矣兹者車駕之便正其肉袒負荆之時而亦為公前驅之地

復以海檄事嚴自失其會有終不得請之恨唯是不勝
大願少垂夷齊不念之德相與自新而棄前過非敢曰
附驥之私且三十載寥寥可慭也不校者安於釋然自
訟者若於不置即包荒之雅重愈著而不肖之謬迹常
存矣無任惶悚馳戀之至

與劉憲使

奉違浹旬不勝郤戀長者之甚不佞猥以同寀之誼託
瞬庇德用紓內顧所愧菲劣日出視牘動輒滿百安能

免戾耘人之田殊畏鹵莽蔡公近報何似肯為守促之否

報王給事

足下出自著作之署諫議金馬門既已聲動朝廷用是文雅高誼懷我同好斯天下願識其風裁矣攝海之役畀予方殷尋以及代下情不盡請益辱示佳篇把玩忘別輒有和章少見嚮往辛卒教之元美起憲河南具疏力辭吳明卿令補高州五年一郡復爾投荒是為兩公

出處也

與胡大叅安

葢足下既以岳牧於衡之陽而不佞亦領郡畿輔以吾從計吏之後朝夕繼見也乃今十有三載矣攝海之役則長君柱史儼然辱而臨焉候諸道上持禮甚固通家承之殊爲異聞不佞柰何敢於外夙誼而愛薄劣令無以著象賢之大也適按甬東耀我軍士行間是求使者有命顧前已補其人矣尋當他請仰副至意

報鄧令

蓋既按餘姚夾江而城崇墉言言以為壯哉縣也令非其人不可焉乃賢奉謁郵亭則不佞察其氣已足以勝之矣舟中數語更與所圖上方畧相脗合俊傑之識匪爽也八章條達老成謀國異日足下撫鎮一臺以柔遐邇大體具是矣其優主將以重事權有非新進左武自尊之淺見而存召募以固士志尤當今預防未然之遠慮所以懸絕乎潛奪行伍以茍目前節用之微名者自

知未叶羣議而不以嫌為解諸子所不及也古人登常山而得符於代者則凡以躬閲視而使大勢在我耳賢不由是哉録致諸編畫列明楷裝輯整麗甚盛心矣外音韻六書數種仍希終惠不任望蜀之意云

與徐少府

凡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之能官比其失志斯哀矣加之一旦棄養而即不禄又誰不愈甚其積憾之心此一時也能官者之諱言詩亦愈甚矣唯公盛德不以副使君

之言詩而疑其不能官以失志棄養而即不禄以為憾焉而頠為裴槖乞元美序列而更以聞諸不佞拳拳將若帘不能官而此不可無傳者唯公盛德逈異凡人之情而所樂有賢父兄者也不佞不任感羡奉命唯公盛德益敦天性為孤孫發婦之庇是懇矣向過蘇州元美序列已具集首亦復拳拳孤孫發婦之託而況唯公盛德乎

與郭方伯

不佞奉委趨役惟謹八月二十五日抵京九月三日以臬司入見帝十四日則章畢達十八日陛辭已於事而竣矣是役也日惟辱命是恐黽勉自效非福德之遥庇而指授之素閑何以免大戾而貽主者羞也此無他大宗伯自以一時大典禮議不與簿領是承日夜伺吾二人者至則三晉已稱方面之使而陝以西繼之江左簿領因而懸笥不進遣紹歸請覲望中途乃知公識大體不佞咫尺天威屏營為勩所不恤矣惟公私厚發笥

用覲始知中有深藏逈出常愧用心之寄若躬自急且愧且感曷維其忘盛譽傾朝節鉞孔邇不佞暫詣濟南一視老母先此起居用報竣事慰長者之永懷并陳謝悃新春於役面布不宣

與張大叅

不佞甚陋自以奉長者之寵討欲處知德之列也乃足下誼甚高不佞詣吳而吳人士請焉詣都而都人士請焉以莫不三致意於公者謂不佞同寀之慶易事而可久

要以信乎朋友道在是耳不佞則申之以劍旁星彩天表日華之句則又以莫不咄然三嘆而作謂不佞有臭味之好矣公所以造不佞而為之重豈淺哉

與崔少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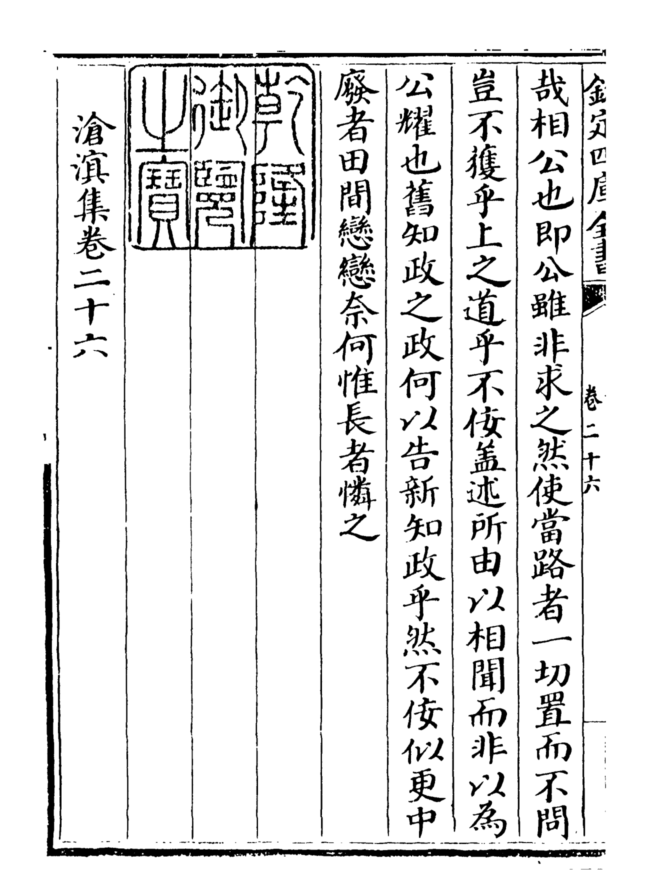
不佞辱茲於役三月而竣事東還視老母則公之大賜矣無論渡江而祖之武林餽贐惟腆欵曲若不能輒已者之為厚也於越跨有江海足下節鎮一方雄矣新政濯然為創業名開府稱世寵焉不佞何幸睹之天朝澄

朗令且以入賀行公豈無意乎

與殷憲長

先是不佞之越在田間者十載矣自陋以不奉長者於浙之役趑趄甚焉則公實在此不佞可以故人自恃而得免於後之君子使少年輩勿疑焉稱甚大惠姑勿論已即辟衆而言時事動見千里至令一如所料不以疏而諱之出腹心相示令某得辱意氣之雅以是不鄙何以報之公盖自給事禁中望日傾朝其於出參外藩緒

餘乃爾雖按院首劾破格待之何以盡公而至以不佞厠諸長者之側使謬附驥尾以為其重顧以累公坐損所不恤矣平生長者而天從之願形穢自忘則不佞雖借亦不失為知所嚮往之効敢不益勵以求比迹萬一也入賀捐餽既以方命不恭兼復小嫌仰違矜念使大愛不遂所施淺哉賴庇竣委東還視老母計春之任以謝諸惠然公已江右秉憲矣是舉也先三日而謁相公則相公起居公者甚備而他無所及葢其缺方新有心



哉相公也即公雖非求之然使當路者一切置而不問豈不獲乎上之道乎不佞蓋述所由以相聞而非以為公耀也舊知政之政何以告新知政乎然不佞似更中廢者田間戀戀奈何惟長者憐之

滄溟集卷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滄溟集卷二十七 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舉人臣張元功

滄溟集卷二十七

明 李攀龍 撰

書

上御史大夫王公書

惟我公遘今上改元之會總持風裁綱紀維新之政著尊國體養一代作肅之氣以中正大觀為當朝重天下翕然壯之也某外藩掾屬曰嚴入賀上謁西臺聽公臨飭憲度耽耽職用儀廷㦤然思戾至今念焉起居燕閒

吐餔延納一即温厲故舊不遺亟承枉幸未及繼見已於事而竣矣某既以不待失辭長者未謝不敏而公之手教且及其所為欲私之者意蓋闕如有不能盡德音可誦也某何以有是於公而薦寵下軰若此乎毋亦延攬海内得士自喜若所謂王大叅兄弟者其人感非常之遇而効一藝承藉光靈亦自某始乎長君世胄髙才異聞揚馬後賢麗澤交映擁之滕下足矣猶尚接引旁求以共永譽可不稱休休之臣哉仲月抵任謹茲報至

奉牒以聞再附起居悉照不備

上王侍御啓

伏惟天使倫嚴凝之氣業乃敦仁王臣秉綜覈之權德惟持重皇斯執法儼臨吳越之交烈彼流風丕振東南之美既竣省方之役江海澄清再逢覲聖之期雲霄傾注操氷霜而自昔受命先朝瞻日月之維新告虔當宁久虚侍從匪紓趨闕之懷並辱激揚言俟還臺之駕封章之暇飛隼既已成威晝境而留行驄庶其且止望高獨

座暫依烏府之光寵絶羣賫遂遠龍門之御某等不任

祇請延佇之至

與殷宗伯

恭惟大宗伯之命未幾而特恩儼然改玉矣周召之業

不下帶而存焉豈獨里閈為光哉先慈之役仰成長者

實當大事所為附布謝悃計且垂察而奠章再報則舉

東省縉紳而列焉以勞寡毋寵不肖無乎不致即藩臬

小吏分不得與於此典勿庸恤矣揭之北堂褒然大老

銜諸首簡使覲者謂某有徽惠而式靈所逮坐祓沴德
當令某何以圖稱於公方晝日清燕乃不忘里閈其在
深州夙雖矯矯然何能不伏此誼里閈亦無不僉謂非
大庇斡旋恐不免其有他公何患乎不亮公是不自亮
也始見吳師於浙中福氣索然而持論以左所覬誠不
訾今豈竟并其身且委之也幸而長者如公託言糞本
則三十年以國士視公者亦已足有今日耳予含感大
誌次骨如某左史抵舍彌日矣時時念長者似欲望秋

旋任今腰股稍覺颯颯耳譜例二書領悉前諾拙禀序能一留神否恐論道無遑暇而瑣屑非所以干尊嚴矣然亦笑而置之駒姪文如諭録上萬惟痛賜批擲不勝延佇請也就正者春服綏祉不備

又

子舍生寓候既付而公札遂至一介行李謂得一諾將嗣領之足矣不意儼然衰服之中乃見垂愍如恐不得以襄大事者力疾筆研慨惠雄文寵靈家世為子孫重

浹旬而舉之也再使臨癸申命用章益愧菲薄無以仰副即先慈不朽矣消吉而安厝之者凡三為兆既偹乃豫即某所自盡猶不能若此者非獨情厚仁術所自適耳何能萬一圖報乎貴體就和珍餌自輔綏履不晝武選謝啟煩以轉致内別幅并録覽裁統乞批示不任哀悃跂予之甚

又

承慼積釁而福庇之以大誌使得祓凤愆而襄此役也

兼之奠章蠲吉若在紼次老母可忘斯公盛德可忘矣
岦塊槁鬱入城復以餘冗心跡俱勞至今毀倦始知先
慈有棄孤而生人之為苦貿貿然若不終日奈何哉便
使用附鄙私凡以告感且慰下存之誼冀為惻然耳春
和自珍綏膺帝眷無任仰祝垂照不宣

又

日所請揣豪當已塗竄即朽糞下材極知不堪朽晝而
待罪門下者四十年於兹雖至愚陋然不可使聞者謂

門下於某一無所私也亦惟與進而令有所踊躍者由是亦惟棄之而令無所嚮往者由是矣謹玆專使上領不惔檢發至於謬賜片言以冠首簡為不佞重尤所敢望於長者云

又

是日也已附起居襲生所而左史重以劉将軍託焉凡可聞問長者不厭旦夕嗣音也其人上下之交方淺輒欲言事以自表樹適以中疑亦其勢耳新政不効闒士

惜之庶公憐察之矣敢代布焉不知其干嚴如此適誦我公所示左史書致意某而勉之慎重不肖孤摧隕餘息惰僻不檢憮然命之矣何可里閈從遊之士乃獨拳拳不肖孤傀焉惟恐須臾之去禮君子哉其愛人乎惟是不忘一日原壤之誼而時使聞之以無辱故舊不肖孤雖老四脛猶可叩也小祥奄至音容漸邈念昔遘變日依然公實憐焉為戚戚於此矣屬克懋有篚視之役附言起居袗絺調飲以承對越之寵下情不偹

又

前眞陽令周紹稷者以某辱公閭里雅所指示其諸鄙豪盖嘗與裁舉而刋焉徑冒不明之罪是時也豈知今日為哀憐之交其在於浙不佞躬臨學宮采察行業科術冲雅門牆高潔趙中丞三嘆於其功令而刻以稱首谷中丞不以既遷為解竭力挽之即知無及於事人亦所甘心焉師儒長物耳恐近歲遇合未嘗有此也由二公覩之其人可識矣饘粥是計襄邸自不惡然其待次

馬角鷇乳方何為期故鄉萬里仰哺者一十七口俾違苟禄之心兼負馮生之想今上維新為治小善勿遺我公體國旁求拔茅風勸其有一物失置片技自違固公所以夜繼日而思其未合者也其何以命之玆入賀當聽於大宗伯不揣先容焉賜之閒燕非所敢望於門下矣頓首干嚴顧垂財幸

上少宰王公

某自廢一紀於玆日者仗庇謬蒙廷薦於浙之役忽爾

起家不佞聞之殷大宗伯曰始大冢宰楊公有意於某而立決於王公之一言則誥朝命下矣此為知遇某銜之而未敢稱報也由是大中丞趙公亦為仰體我公故舊不遺之意疏而薦之均以昔嘗待罪貴郡遂有蒲鞭之語凡以成公一言立決之誼也某無良於貴郡而顧辱二公庇護如此感愧交集何能自已曩以入賀亟承臨貺延叙夙雅折節優異俯循非劣逾厚覿德旋未及任而中州之牒至矣激切何如恭睹我公為國銓衡著

績一考清朝重望傾注題才乃若下情尤其踊躍謹茲一介敬上起居兼聞謝悃悉照不宣

與殷少宰書

某父子所為辱骨肉之愛非常哉老嫂淑人之即兆也則弟婦卒以其時其所不報乃至如誌銘告章生色交映千載不朽即一玉銜天光發新可使復起而況弔祭謬恭以勸諸貴客儼然臨焉不佞父子得以襄役持匍匐而成之禮大恩可知已然則我公歸兮凡以老嫂淑

人即兆耳而榮寵之餘并及弟婦若為之者卒以其時之遇乎屬公顧隴初情重以望闕取道不忘搆致佳篇以慰愚父子旦夕跂予之私體悉欵備捧讀感泣何以有此所與豚犬駒夙夜北祝綏履祚亂錫福天下耳

報姚方伯

甚矣我公之為長者乎某不佞越在田間而誰以憶之惟是我公曩以謁補道出境上不遠數百里輸睨相存昔則然矣今豈有為也以庇起家適叨浙省念當竣賀

諸侯貴郡尋有此役圖効未能坐陷菲劣公猶推敬梓之愛繾綣非常盖一月而三饗之餞贐踰涯教言在耳上及荒隴下寵豚犬三十年於此三百人通家未有若公之知遇也愚父子何以報之哉僕旋告至奉慰拳拳附聞候謝諸容嗣音燕照不盡

上趙中丞

于浙之役惟公屬吏夙承有造孰不任職某中廢輒就新命亦惟公屬吏而獨委以閫鑰寄之海防用寵異之

庶幾因事自見為顯庸之地而藉晒昧其於陶成可謂曲盡矣不佞何以得此於長者無亦以某嘗附大誼必免大戾然後無忝諸君子乎然公之庇護某久矣待罪貴郡疵繆實多指擿是懼而紀列於疏其曰蒲鞭遺愛某自考寧不汗顔公豈忘之乃爾故舊不遺為德歸厚過與不恤也不然我公風裁淵朝廷顰笑自愛方竢銓衡以宰天下而私一不佞如某者乎聞者必且謂公所不棄其人尚可强為善也則是莫大焉我公片語而使

中廢之材唯新是圖以效知遇於萬一而勿敢淪於匪

𣇄戾幾為報且激且勸之道而況莫不任職者哉謹兹

一介稱謝左右并上起居統祈垂照

上李公中丞

原任河南按察司今丁憂按察使李某謹禀本職遘變

先慈仰違台候教思無斁憲恃維均弔賻奠章動出常

格厚德禮下匪獨鄉私矣親也罔極公也罔極某十三

日奉柩由考城十五日渡河出境二十五日抵家權厝

訖理合報謝須至禀者

報姜中丞書

某不佞忝承此役圖効無狀至則重接諸宗人致莊莅而已私之者曰是為持大體葢始自姜大中丞而若得其似者矣公以臺中風裁儼然秉憲不言而大觀作肅焉某何修而敢謂比迹長者顧紀法具在掾屬輩猶能言之即雖未知嚮往無以為仰成之地然矩矱夙就由之則是某不佞黽勉從事矣日者數賜清燕造膝而面

命之者豈獨愛某哉而託後賢以善為可繼使相因持久則自公之盛心也輒遠抠承懼羅大戾其斯有請於德音小僕東還敬疏報候伏惟綏履膺寵不宣

與殷檢討正甫書

大庇以能保我子遺黎民哉順德雖稱無歲即亦不流離他盜來刼為亂耳然已岌岌於多暴子弟也不才而守一郡於凶歳為勞何如向殊有意解綬去又奈何中讒慝之口不才不能事人局促轅下又不欲示不相知

者以有可督過處正使他日解綬濟南當猶是饘粥餬口始足為正甫憐不類分定今安敢望正甫青雲之上惟是磬折路旁以俯仰人顏色於風塵中則某事矣

與正夫書

正夫無恙豈聞洪使君事乎昨見吳子所為伯時答書謂使君家皆不得生荷恩不謂伯時亦不及見勅章也可恨哉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當謂伯時矣食少政繁黽勉自愛叢脞之餘旦夕竢舉雖今既已祠之諸名宦間

而秦人有五羖大夫之痛何為也哉又正夫書所為言經紀二勑者甚備豈亦輒謂伯時不及見也人苦不知足某在鉅鹿下初豈謂有今命欲一遷官不為苟去足矣栖栖至此日抱巖牆之懼與一二孺子妾緝蘆而處不如幕燕一行校閱鄙倍盈牘精神自疲披咏漸廢猶尚憐伯時邪正夫將何以教故人故人零落如此即某視正夫愈益親正夫寧忍督過某不令在平生狂客間乎

與按察使蔡公

凡我有浙之諸君子者逖矣日數於諸臺之門中昃報謁然後視署未遑暇食交罷勸儳已思睡矣公方常度自將一儀一德不佞自棄之餘鄙陋自分而相與必禮相適必情豈不褎然一大臯之長乎紀羣從而主之斯欲其熙然相安焉斯樂也不佞既以末僚奉約法尋徃於藩戀戀不能就舍祖用入賀徘徊久之感人深矣何怪乎傾朝聞問如出一口乎不佞既素得之亦躬值之

矣三月而竣一役乃東旋視老母将以獻春之任計當
報謝長者遂具如此

又

不佞為公守文書樂觀成功於海上者浹旬矣明爝火
於白日之後不已難乎幸賴衆心積格西風効便而執
事方叶雲霓之望令不佞得致於役之勞力疾以歸如
釋重負甚盛賜也中途數語所謂舍門戶而守堂奥云
云備達此公歎賞執事入境留心者久之令不可不疏

以驗斯言矣

答蔡按察

不佞非劣然一傾蓋即知嚮往我公不但如舉浙諸君子雖皆被德而三年淹也斯意氣取之耳天下之士可偶合哉昨辱肝膽吳山之上不以某為疏而使與聞秘論兼復奬借當道陰庇不佞不以某為嫌而使俛焉自勸晓然恩之自出骨肉之誼於斯二者豈其微乎吳山之上千秋仰止於斯二者豈其微乎

與蔡按察

士有初若涼涼而馴至不厭不合則已合則久要焉者由是相與以成同心之誼焉者由是而見所謂善交也足下其人矣某不佞起家自廢陋無以信乎朋友惟公謬相推與一再晤言遂示肺腑舉觀所指果多戒心使不佞免於取戾也足下變我哉於越萬里自開府作鎮三年無揚波之警得周公於海上何必中國聖人矣公其有意乎不佞之分藩而守也不任大願公其有意乎

與毛按察

公之為杭蓋天下第一郡而稱治行第一矣又聯三大省而開府其間以坐制之使皆歸心焉而無敢推彼以避此然後三大省之政一三大省之政一即東南夫復何不虞之患乎凡此皆不佞輩借以安枕焉而不知所由者大也卒然有役一朝德之淺哉不佞自廢之餘未閑時事而識長者以傾蓋如此

與劉按察

不佞起家田間得足下不以為鄙數千里託僚友焉得足下不以為疏則官聯事居聯舍也朝夕繼見興寢相聞在跡已然而意獨嚮之此無他創合易德新知易恩此不佞所感於足下者不啻平生之誼矣出攝於海時也日相存問使不佞置内顧而安焉入賀之役選舟命之俾良於行均勿論已辱賜雄文張誦中堂曰為三復獎與過情見者儼然因為不佞此行所借以為重不在一衆政而在大篇矣則何幸而有是於公乎

報徐按察

不佞無補明時久矣是役也旣廢之餘於某為異常之遇謂不可不一出以志感云爾亦知鹵莽如昔中當自困有何未竟之緼而素位高賢如我公者固巍然就列也乃謬及不佞至此乎

與林提學

不佞之於是役也見蓋多長者以莫不及公矣豈敢私焉而賢人之於天下衆莫不求識之求識之而不得必

求知其所在以致嚮往而卜其出處以慰其比德之願而況日以賓筵相觀法大誼如貫者乎各用簡書動相伊阻所恃是心而已朝政方澄講業未輟大省多士是宗是主公其勉之

答王憲使

不佞孤於中州秉憲之役即雖不敏而所願大賢相承以蓋積愆者未敢以衰毀忘焉顧何幸乃辱故人如門下者乎喜愧交并不知其所自託矣兩奉雄篇泱泱大

風惟公高才視此末技搦筆過之所顧嗣音惠示時借顏色必不負讎言之報也謬承查公推藉加以門下敝受即鄙拙見以為可耳其在某蓋嘗內省豈堪一言入梓而累二長者哉查公丰標清粹不逃賞鑒儻再卒業門下所就豈但此也時念不佞嚮往同之其為友誼篤施高致君子之情尤為銜遇其傾倒門下從可識矣許史詿於疑口而心跡未雪得無不遺憐察否吏旋附候不恤縷縷

與邵少參

自不佞有浙之役見莫不誦足下高誼者及睹其盛不啻過之傾蓋而故豈偶然也行省未遑輒分贐惠乃視居者為尤腆乎

與雲少參

不佞越在田間三值奇疾不獲左右長者十年矣猥承是役實惟高誼推與所及而某由之以著無得而稱之讓者圖所無辱命於諸老未已也黽勉抵任尋念中林

野心時作重以貽笑俛而竢之置七十老母與初失母之兒以從宦數千里外人情哉所恃我兄通家隣德百爾託寄稍以自解耳

報張少叅

不佞某辱公寵畀久矣歸自竣賀盖一月而三饗之觀魚之樂自有北園從不佞始則他可知老嫂推愛下及婢妾尤為殊遇何以報焉惟公長者小物不遺然則豚犬之託尚竢丁寧為視兄者猶淺也次君熊羆之喜想

已就館兄嫂福德其可量乎老母時作痰悶仗庇稍安任後出謁僕旋附謝幷上起居照諒不備

報沈少叅

不佞歸自關中道出貴治屬足下有登封之役蓋辱臺餽焉至今耿耿久不聞問披牘戚焉足下自雄才兼當路多能文之士豈少寧武一記而不遠千里腆焉用幣以重不習哉毋亦欲加遺焉而名為云爾以開受者意也是何至高誼如此乎不然一日之雅二十年於此亦

已久矣又不然廢棄之餘緩急非所及也何至高誼如此乎不佞在告杜門山居三值奇疾皆天幸自免卷帙自娛他無復過望足下重名敭歷中外二十年於此纔少方伯殊覺留滞而徵自守然而方且節鉞一鎮養元戎之體尋亦有知遇如萬公者為之籍甚少司馬代一間耳不淺為慰稠疊附謝並致起居拙藁塞命惟笑而置之邊候迎和膺祉不盡

答方憲副

辱使者追送河上今踰卒哭矣寒暑坐易摧隕不忘杪誌銘之委某以謂門下非不知不佞未堪秉筆之役顧在寮寀之末而欲有所致以締交誼名為此請耳能文之士豈少一某而嗣音懇懇又若終託不佞而匪謾為之者乃不佞不恤鄙拙答稱成命如此矣幸笑而置焉其曰臨輀隕涕長者之情人愈耿耿用藉識感并塵覽裁仲月襄事容効下忱謹附聞慰𨤲照不宣

與方憲副

某不佞自筮仕以至起家所辱諸僚友未嘗不睠然嚮往願締四海之好也久之跡定必閒得一長者如公焉而事之託不佞於大誼于浙之役如殷中丞一人入汴更公一人耳不已難乎而忘之顧不佞所嘗誦公德雖未出口而翁中丞近疏實獲我心則某向所事而託焉固知千載一日也杪冬先慈大襄深惟遥庇改歲病勩方圖聞問而使貺儼然下存既追祭河上又申賻里中以為荒隴寵榮先慈可忘斯公之厚可忘也不佞薄劣

無以揄揚為報乃勤稠疊如此自惟有以成功初意而已矣曲士之懐不敢以遂其硜硜柰何然汗赧殊甚愈難稱荅統祈憐照春和自愛不宣

又

不肖孤向見陳公語公之所為厚也而孤復繼陳公以行則公若不能為某者慼然於心矣某不佞以孤觀於公由衷君子誼已隂有所致之矣而薦致無已時匍匐之餘瘁形於色匪骨匪肉而有此於公乎惟親之忘斯

公是忘矣

報楊憲副

不肖孤乃於兹值先母之變也何睹而非其慘然者乎猶幸朝廷之寵某得以喈葬先母槼大事而尊親之至人子由以自解孰使孤起家秉憲以長我臬中非必傅公乎大德久不報而老母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豈其自意竟不能一日待履任之吉而須臾供役以効積悃也乃辱慰勞追及賻惠戚然動兄弟之誼天之不弔而

公實愍之至為廢禮徹樂以隆不歌之寵某何足有此即士風之所歸厚自媿始也重難圖稱矣十五日渡河出境二十五日抵家權厝訖謹茲上聞以副永懷哽咽不次

答楊憲副

中州之役計當效周旋於門下者深矣瞻言之私輒阻門難哀臨阻餞顧備愍恤不佞積忱未獲一語愴慕可知念倏卒哭倚次摧隕再辱存問生色勃然今十二月二

十八日襄事矣惟公永懐謹兹附慰孤聞鑒不畢簡而徹才不終篇而具乃所大願校藝方殷儲神自愛矣無任狂僭莫助云爾惠扇祇領并謝惟垂照焉

答查憲副

某不佞以庇於長者老母旅次櫬具斯行得遂首卬之願為德大矣方其巡歸援而止之誼非不至乃不佞固違雅誼二日而汔濟於河也詰朝大雨從者載塗然後知惟公愛我昔之彊直不留正所以不詒長者暴露之

處耳公以謂幸不以謂惠乎前謝由衷復承撝懸某辱憲伯故人者二十年矣其以嚮仰葢自有之轉致所諭益羡謙光之盛不敢當於斯言矣顧公何俟焉而厚以為容乎憲伯工詩為文章往即酬倡與公無不魚水者間不識肯更念某否耳

報查憲副

一夕之疾孤不意有母之變既以已矣時也亦豈意有公之誼哉毋不可為而公所以為某為之者乃無不各

如某爲母之心其禍憯烈而由公以解所以爲某母也
者獨喘息之不可爲耳親也罔極公也罔極然則士之
不可以無友也如此其亟矣苟非其人誼不能動動矣
而由之匪仁術匍匐之謂何則知公才美利一援手得
以當大事者不常所遇也竣役餘年終天誦德惟是跧
伏私竊夫願中丞東土用霑寵庇是祝是報云爾十五
日渡河出境二十五日抵家權厝訖竣役當在冬月然
公之大惠什巳舉其七八矣使旋附閳以慰永懐清風在

心庻屢懸念諸力勸役無不仰體公意者辛勞遺焉哽咽不次

又

霜露倐深僚友之誼公所施不佞以及先慈者未報也而諭懸復至矣即雖哀隕無次非常銜感動倍慘切乃憲伯公書云查公丰標清粹可愛哉其人乎是惟公德明格士均嚮往而宜於長吏假樂由之凡弟朝夕協恭勸役不佞之所夙昔蘄焉而為公求必得之者則如此

憲伯公神肅致遠足為法罷公在許與可謂大哉中州一臺二妙某薄劣恨無以參佐其間跂慕盛事遥為踊躍而已熊羆之祥當已彌月遂失報賀賢郎大凡頴發日勝仰慰拳拳擬葬先慈仲月二十八日奉具戚然大恩在目玆不重述一惟垂照

答梁僉憲

不佞孤傾蓋而託於長者一日晤語耳心已竊畀之分憲一臺中州動色可謂佩佩斷國之臣某自以得所嚮

往輒蒙不鄙重示雄篇纔一載和方龔卒業而匍匐自沮矣今之作者長公負褒棨之才而文宗矯矯竒氣里閈三晋更相唱酬致足為樂乃勤懇勞不忘一日之雅寒暑懸易一何厚也

答徐僉憲

不佞孤之不託於長者也愈屬是時出則奉僚友之驩入則稱慶於堂上為樂不遑而諭相勞也葢謂有人焉儼然在衰服之中一日之雅枯塊依依視彼祖臨載道

寒暑懸易矣而下存不置何以得公於此乎性自厚德不敢不知已

又

不肖孤積惡斯極無論不得朝夕君子以勸終役也即公所迎養伯父母大梁邸中者下車纔數日耳而先慈乃以一夕之疾溘焉見背竟以不返悲驩懸絶能不重某隕越之悲猶幸推愛百爾賻贈慇然勞之得大事自効為如貫之誼也何以敢忘

答傅僉憲

孤不佞中州之役乃得託夙夜之誼於長者也在陳之遇驩言平生三接之寵餅罌用罄珍羞間出浹於欵洽從者忘興矣至今未報而先慈變作奈之何哉荒迷失訃乃辱愍恤不遠千里遣使臨祭重之賻儀彤弓大帛不一而足某薄劣何敢有一於長者乎念以庀二十五日抵厝方圖告至以慰永懐玆者旋便敬附謝闇哽咽不次

又

不佞屬叨兹役深懼不勝方圖所請乃公翰示猥以僚友之誼下存知將為教未艾而不佞恃以無過也雖缺躬候為已命之矣敢不銜遇於斯言

與李僉憲

公既按河南百度就舉而法不借權要精明之氣達以風生古之真御史矣乃輒遷去使不獲竟其所施國家求賢惟是其才柰何卓有成効如公者乃輒報罷而輩

及遺逸以竢未試之虚名即世之見或以軒輊而秉憲一方大監臯辟亦自隠然一重臣又奈公何然上之諸臺使者次之藩臬僚友交委而互議不能徑遂其所欲致者有之則公之心良若矣不佞私竊窺之公不言也公固不言而識不佞私竊窺之是知已者益深公葢嘗不得於意而相示以色葢謂與余為同心何必言矣古葢貴浮沉即使精明之氣蓄而為渾涵之度公豈不願之乎雖西蜀在萬里外含飴而弄幼子於掌上亦復甚

慰宦情尚記不佞叨轉時惟公以謂廢十年而起家五月以叅藩奚云遲也愛我哉即有冐進適重余過亦弗願之矣是役也已於事而竣東還視毋恐夙昔自棄之念復萌将遠髙誼不無望於賜示者謹先候謝如此

與宋僉憲

自山以東稱閭閈渡江而宦遊者有人哉遵海而南開府甌越以陳臬一面者公耶乃崔公分藩而守境土相接互以犬牙屛翰萬里郭公坐而為保釐主不佞勉承

大邦之命使得藉公與二君子重廢幾無大戾乎然卓績異政旣以疏闊既越當不能久借長者吳興劇地何以教不佞使無隳是職而貽閭閈之累也

答李户曹

曩讀足下封事未嘗不扼腕壯之時雖訪落而宮闈狎衆蓋相視難焉輒以侃侃開今上納言之路為之倡首一何風裁也即再抗疏以李御史庭辯奇氣不與焉不佞孤何幸得附一日之雅寵乎自變乎十年分棄足

下所知起家於浙實惟母命乃太恭人繇以至此積愆何辭適辱存慰束帛臨之大徵不忘佳篇泱泱重銜奬勞無堪圖稱矣倚次摧隕畧附候謝吾照不宣

與劉戸曹

日以非劣亟辱不鄙獲奉顔色復見延欵投轄之夕接滕徐君遂成嘉會重識足下尚友之美誼而遊多士以光先德者不敢不承也

報羅武選

不佞孤日辱中州之役惟是足下所嘗儼然而臨之地也蓋聞諸郡長者所稱瀍澗之交餘以抵大河內外從者之往來物色多矣孤不佞得於口晝則以羡當今之世有景純焉乃先慈卜葬不意有殷大宗伯紹介某而足下慨然躬為指示三吉並列愍孝子之愚而備所裁成令襄大事是侑是妥也奉札踊躍安得從天而下有此於公先慈寵靈徼惠後人貽穀孫謀德則遠矣何以萬一圖報乎伏讀新刊重玆請益具見別紙亦惟是憐

祭而命之某無任哀感佇竢之至

滄溟集卷二十七